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CLAUDE SIMON

NOVEL

有轨电车

克洛德·西蒙小说

◎ 余中先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克洛德·西蒙小说

Claude Simon

有轨电车



◎ 余中先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M4308/10

原书名: Leçon de choses/Le tramway

作者: Claude Simon

© 197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常识课》)

© 2000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有轨电车》)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资助, 谨致谢意。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2-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轨电车/[法]克洛德·西蒙(Simon, C.)著;余中先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835-5

I. 有... II. ①西... ②余...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0354号

有轨电车

作者:[法]克洛德·西蒙

译者:余中先

责任编辑:郑幼幼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印刷: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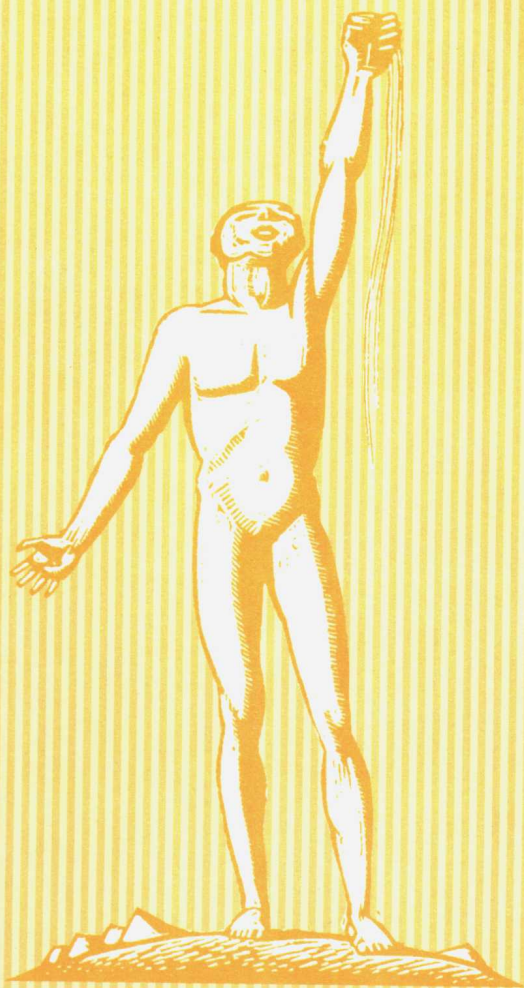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5339-1835-5/I·1602

定价:15.00元



CLASSIC IMPRESSION



主编 宋兆霖

CLASSIC IMPRESSION

编辑手记

西蒙的作品写物,但写得不同于同为法国新小说作家的罗伯-格里耶,也不同于萨罗特。通过写物,西蒙会把那物写得浮动起来,从文字的线条中立起画面,再从平面的形象中推出凹凸,再从立体的动态中演绎出时间。而无论是四维的回忆与遐想,还是三维的形象活动,全都隐伏在一维的文字串中,需要读者去参与,跟作者一起激发出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色彩、气味、声响来。

于是,读者不会奇怪,从在桌子上翻开的一本小学生教材《常识课》开始,作者的笔端便可以从黑糊糊的插图形象,流向正在装修的昏暗阴郁的乱糟糟的室内,再流向阳光明媚的草地,也可以从战火纷飞的战场,流向日历牌上时尚女人的装束,再流向黑暗中牧场草地上一对情人的幽会。

读者也不会惊讶,从有轨电车的行驶,作者竟然可以拐弯抹角地写到叙述者(他就是作者的一个影子)的小学生活,通过电车线路两端的终点站,城市生活的喧闹和海滩生活的悠闲也连到了一起。

西蒙的写作始终是回忆性的,片断性的,带着浓烈的色彩,浓郁的气味,甚至还有或轻或重千变万化的声响,从《佛兰德公路》到《植物园》,从《常识课》到《有轨电车》,始终都是这样。而无论那“有轨电车”是不是行驶到了“佛兰德公路”上,还是开进了“植物园”,写出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物来,始终是作家西蒙的一堂“常识课”。

克洛德·西蒙（191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法国的“新小说”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西蒙将个人的回忆、家族的历史传闻、战争的体验等素材作为复杂的混合体，根据内容或情感的内在呼应连接，摒弃了现实时空的逻辑关系，从而体现了与传统小说规则的决裂。感官方面敏锐的感受力和语言方面高度的想像力使西蒙的小说非同凡响，文字上汁液横溢的质感，使描述仿若长了双脚自行游走。西蒙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丛书策划 曹 洁 李庆西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目 录

常识课 / 1
片头字幕 / 3
扩展 / 6
插曲之一 / 30
常识课 / 38
插曲之二 / 64
莱希斯霍芬的负载 / 73
短路 / 98
有轨电车 / 103
译后记 / 179

▲ 常 识 课 ▼

片头字幕

剥离的纸舌头耷拉下来露出了潮湿的灰色石膏，它们碎为细屑一块块地掉下来其碎块散落在栗色柱子勒脚跟前的瓷砖地上，勒脚上部的截面覆盖着一层几乎摸不出来的白花花的灰尘。就在勒脚上方一点点的地方穿过一条饰带(或者腰线?)绿中透红的赭石色调(失却光泽的朱砂色)重复着同一种老鸦企叶饰的图案^①(条状框缘?)描绘出一连串向内卷的波浪。在多处破碎(有的地方像是受了腐蚀)的六边形瓷砖上也溅上了石膏的细点以及各种各样的杂物或者各种各样的碎屑(碎木头，碎砖屑，碎玻璃片，一扇窗户上拆下来的框子，一个质地粗糙皱褶重叠的空袋子，一只躺着的暗绿色玻璃瓶子，覆盖着同样白花花的灰尘，瓶子内部还可以看到一片晒干并碎裂的丁香花薄片待在圆柱体那一侧，等等)。天花板上垂下一盏瓦数很小的灯(即便盯着它的灯丝看眼睛也不会花)拧紧在一个退了色的黄铜灯座上。

在退了色的纸饰带上没完没了地纹丝不动地翻滚着的细小的植物波浪之下，石膏块的白垩群岛分散成了大小不一的一个个小岛，像是岩面从悬崖上脱落后粉碎在它脚下。最小的那些碎块，没有定形，软软的，在滚动几下之后溅得远远的。最大的那些碎块，有时候堆在一起，有时候零零碎碎，很像是那些由隆起物

^① 老鸦企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沿海地区的植物，叶片长而对称，常常用于装饰。老鸦企叶饰是建筑中借用这种植物图案的装饰，一般用在柱子的花饰中，尤其在希腊科林斯建筑风格中常见。

构成的斜面的岩石地块(这部分相当于留在墙的砌面中的凹陷——或者一部分凹陷),隆起物形成它们的反面并支撑着它们。在它们平滑的表面上有时候还加入了一片枯黄的叶子,一朵花。

根据所投入的细致程度,隐喻想象的冲动程度,其他可见物件的整体加入或者由于磨损、时间、一种震撼(兴许它们只是部分地出现在了画面的框架中)而部分加入的程度,还不算可能由场景所刺激的各种各样的假设,描绘(构成)可以几乎无穷无尽地继续(或者被补充)下去。因此并没有说清楚是不是有(兴许通过开向走廊或者另一间房间的一道门)另外第二盏更亮的灯照亮了场景,这解释了从看得见的(描绘出来的)或看不见的物件开始一直伸展在瓷砖地上的很昏暗的(几乎黑洞洞的)阴影的存在——兴许还有一个站在门框中的人物阴影的存在。另外同样没有说明是有动静还是寂静无声,也没有提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或者可以感觉到的气味(粉末,鲜血,死老鼠,或者只是灰尘的那种微妙的、死气沉沉的、带哈喇味的气息),等等,等等。

扩 展

绿莹莹的波浪，紫亮亮的岩石，白色的浪沫，低低的云空，用画笔一下一下地点彩无动于衷地构成为逗号或者细小月牙儿的形状。远处，在栩栩如生的整体中透现出轮廓朦胧的大块东西然而千万个笔触似乎在飞舞，就像一场斗鸡之后留在鸡棚上空飘舞的绒毛那绚丽多彩的暴风雨，轻飏，飞旋，摇摇晃晃地下落。在近处人们可以分辨清从右向左落笔的每一笔颜料，开始时凝成一团，随后渐渐变宽，推移的同时又上扬，像是一根尾巴。纹丝不动的风暴画粘贴在一张起绒的纸上四周围着一圈灰绿色边缘。它被钉在窗户旁边而窗户的框架围住了一片田园景色，在右边，有一个小小的树林，林子角上岔出一条小道，拐过一个弯后，便朝村庄绵延而去。在被花园的篱笆挡住消失之前，它穿过一座石头桥跨越了溪流，在牧场中好几处都能看到溪流绕过时映出的闪亮水面。在树林左边，平地上升为山丘的一面山坡上种着零星星的果树，像是一个遭遗弃的或管理不善的果园地面上满是茂盛的野草还有白色或红色的小圆花（伞形花，虞美人？）。三个皮肤兴许很脆弱因为撑着遮阳伞的女子从果园斜坡上走下。她们身穿浅色衣裙，过时的式样，腰身很紧，灯笼袖。其中一个在胸前背后和帽子周围摇着带叶的树枝驱赶牛虻。揉破了的核桃树叶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香味，在下午的热潮中越发显得浓重。牛虻长着长长的翅膀，灰蒙蒙的，带有黑点，还有着黑黑的脑袋。在女人们前头走着一个小姑娘身穿一条浅色裙子头戴一顶闪闪发亮的扁平的窄檐草帽又扁又宽的麦秸编织成人字形。她手里拿着

一束田里的野花。野燕麦、禾本科植物掠过长裙子时发出生硬的响声。一个跟着一个地前行的这一队人在身后的山腰上划开了一条不规则的犁沟而沟底的草儿只能慢吞吞地重新站立起来。当射手扭转脑袋并停止通过窥测式瞄准器瞄准时，他可以看到挂在墙上的邮政局日历牌而墙上还贴着一层有退了色的大红花儿（罌粟花？）图案的墙纸。黑糊糊的武器清晰地显现在明晃晃的田野背景上，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有一个动物，也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车辆。然而道路两边以及道路本身都撒满了杂物，碎渣残屑撒了一地，像是洪水席卷后留下的残余物，粗枝大叶的扫路机驶过后车斗中漏出的垃圾，一大队人走出一个体育场、一个跑马场、一个大集市之后丢在身后的碎纸屑。假如看得更认真的话，人们会认出一些熟悉的物件，翻开的或者压瘪的旅行箱、小包袱、内衣。在被乱糟糟的堆积物堵塞的桥前，有一辆小汽车，朝一侧倾斜，一个前轮陷在沟里，两个车门大敞着。在右边，一个牧场的中央，竖着四个僵直的互相平行的桩子仿佛把一大块被牧草遮掩了一多半的浅颜色东西框定在了其中。在枪管顶端拧紧着一个穿有小孔的小圆锥名叫防火帽。稍稍往后一些，气推管被一个钢环紧紧卡住，底下生出两条分别带有倒V字形的脚架的支腿。每一个脚架上都装备有穿了一个孔的一个长方形底座。射手躺在一张略微倾斜地放置在窗户前的长长的厨房桌子上，枪托紧靠他右肩，他左手紧紧握着撑脚，那上面有一个带螺纹的玩意儿能帮助调节高度。人们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偶尔，有一连串爆炸声，但都很远，还有一只孤零零的鸟儿的鸣啭，可能就在树林中，它有规律地隔一段时间便发出叫声，唱出三个音调，始终是同样的三个，其间则是长久的寂静，仿佛它等待着——一个回答然后再重复它单调的召唤。在房子内部升腾起一个熟睡者含糊的呼吸声，像是汨汨的流水声。山坡上的树木枝杈